



桂

朱敦儒
鄧子勉

校注 著

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詞別集叢刊

朱敦儒 著
鄧子勉 校注

樵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詞別集叢刊

樵歌

[宋] 朱敦儒 著

鄧子勉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江偉業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9.125 插頁 5 字數 460,000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2395-X

I·1181 定價：27.00元

前言

一

朱敦儒，字希真，號巖壑。人稱巖壑老人、洛陽遺民、伊川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等。生於宋神宗元豐四年（一〇八一）正月十四日，卒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一一五九）正月。河南洛陽人，祖籍江蘇揚州。生活於南北宋之交。

朱敦儒南渡前是否出仕，史載不詳。只知靖康中，曾被召至京城，「命以初品官與學校差遣」〔一〕，以「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二〕辭歸。然據張嶠紫微集中次韻朱希真、再次韻寄朱希真等詩和李處權松菴集中送希真入洛等詩，并結合樵歌中的一些詞作來看，朱敦儒在南渡前似乎曾一度出仕。其時當在宋徽宗宣和年間，至少五年，年四十三歲左右，後因宣和亂政而歸隱〔三〕。

建炎南奔，其間宋高宗登基南京（今河南商丘），詔舉草澤才德之士，淮西部使者薦其有文武全才，再召，不至。繼續南奔，由江蘇淮陰，途經揚州，抵達金陵（今江蘇南京）、吳地，隨即迴

水至江西。在南昌時，張浚宣撫川陝，曾奏赴軍前計議，又辭。其後便沿贛江，踰大庾嶺，直抵廣東南雄州，繼至南海（今廣州）。此後便活動於兩廣西江流域的肇慶府、德慶府（今屬廣東）和梧州（今屬廣西）一帶，凡三年多。紹興二年（一一三二），明橐宣諭兩廣，言朱氏「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貧賤」^{〔四〕}，加以參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交稱其賢，紹興三年詔特補右迪功郎，在友人的勸說下，應詔返歸，於紹興五年底抵達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賜進士出身，守秘書省正字，再次步入仕途。

朱敦儒歷官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樞密行府諮議參軍、秘書郎、都官員外郎、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議參軍、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五〕}，遂罷職守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居台州臨海郡。十九年，詔許守本官致仕，不久，便離開臨海，歸隱嘉興嚴壑。二十五年，秦檜喜朱氏之才，欲爲子孫模楷，強起，遂落致仕，爲鴻臚少卿。秦檜死，復致仕，歸嘉興舊隱之地，其間二十餘日。朱敦儒復出，物論紛然，人始少其節。然晚節依違，實乃「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六〕}。此事對朱敦儒本人的打擊是很大的，其悔恨之心溢於詞作，對其作品的流傳與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直到清末民國年間，朱敦儒的作品才被重視，然而也是有限的。

朱敦儒才華橫溢，能書會畫，懂器樂，其詩詞文在宋代便獲得較高的評價。詩文集有巖壑老人詩文集、巖壑小集、獵較集、陳淵集等，均已佚；詞集有太平樵唱和樵歌，前者至少清康熙時尚存，以後便不見記載，只有樵歌自宋以來僅以抄本形式流傳，亦是「流傳絕稀」，「世罕流傳」〔七〕，至清光緒及民國初，方有古梅里許氏聽香仙館刻本、王鵬運四印齋刻本和朱祖謀彊村叢書本，使樵歌得以盛行於世。

樵歌現存詞二百四十五首，加上後人輯佚，共二百五十首左右。其中除少數年代可確攷外，餘者多不能定。其詞作可從四個時間段來分析，即南渡前、南奔時、仕宦期及致仕後。

南渡前，亦即北宋期，作品主要表現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反映早年公子哥兒的生活，縱樂狎妓是其基調。據楊長撰朱勣墓誌銘，知朱敦儒祖父官爲中大夫，朱勣爲其伯父，累官右班殿直，其父朱勃元祐、紹聖時曾官右司諫、轉運司使，其家境是較富裕的。故「射麋上苑，走馬長楸」、「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斷狂遊」〔雨中花嶺南傳作〕，又「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過酒家眠。乘風遊二室，弄雪過三川」〔臨江仙〕，便是其早年生活的真實寫照。至於尋幽狎妓，

在滿庭芳「花滿金盆」等作中亦可見一斑。表達對北宋末亂政的不滿和無奈、詠歌歸隱享樂，則是另一方面。宣政時期，徽宗荒政縱樂，權臣蔽惑，國事日非；舉國上下，恬然自得，醉生夢死。詞人對這種現狀深表憂慮，如驀山溪云：

夜來雨過，桃李將開徧。策杖引兒童，也學人、隨鶯趁燕。青天許大，多少好風光，一歲去，一春來，只恁空撩亂。

西池瓊苑，遊賞人何限。玉勒擁朱輪，各覩些、新歡舊怨。都齊醉也，說甚是和非，我笑他，他不覺，花落春風晚。

西池、瓊苑，即指金明池、瓊林苑，均在汴京（今河南開封），為皇家園林，每逢清明，許士庶縱賞。「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閉池，雖風雨，亦有游人，略無虛日矣」（八）。然而在詞作中，看不到作者快樂的心情，反倒是對國事深沉的憂患意識，表現出「衆人皆醉，唯吾獨醒」的沉重感。也正是出於這種無奈的心理，詞人走上了歸隱之路，何況「洛中風俗，尙齒不尙官」（九），其本身對作者影響也是很深的。好事近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飲和駒父便有「引滿癭杯竹琖，勝黃金鑿落」云云，前文引臨江仙「生長西都逢化日」，也是這種人生觀的反映。

南奔時期雖僅五年多，却是朱敦儒詞創作的一個重要時段。國破家散，萬里逃奔，詞人寫出了時代最悲愴的一頁，如卜算子云：

旅雁向南飛，風雨羣初失。饑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鰾繖憂相逼。

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寫出了在烽火蔽天的日子裏，自己的「驚塵心緒，轉蓬蹤跡」憶秦娥，其倉皇不安、孤立無援之狀躍然紙上，淒涼悲慟之情溢於言表。對國難的悲嘆、對故園的追憶、對親人的懷念，充滿字裏行間，撫今追昔成爲此期詞作一大特色。諸如雨中花嶺南舊作、水調歌頭淮陰作、朝中措「當年挾彈五陵間」等，無不如此。當然，作者畢竟是個有「經世之才」的人，少年所賦古鏡詩，就有「試將天下照，萬象總分明」句^(二)，顯示出不凡的抱負。經此國難巨變，振作而起，爲民請命，慷慨激昂，亦凸現於詞作之中，如：

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櫓，悲吟梁父，淚流如雨。水龍吟

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欲指虛無問征路，回首風雲，未忍辭明主。蘇幕遮
梅邊雪外，風味猶相似。迤邐暖乾坤，仗君王雄風英氣。吾曹老矣，端是有心人，追劍履，
辭黃綺，珍重蕭生意。壽山溪

儘管一種責任感油然而生，建功立業的願望也很熾烈，懷才不遇的情感也較濃，但南奔中，曾有兩次徵召，均辭謝不赴，不解何故。相反，給人的感覺是悲嘆多於行動，甚至有逃避現實的念頭，如在兩廣所作詩小盡行云：「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

亂空傷神。」

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是無所作爲的，並未給走上仕途的詞人以新的希望。相反，却是爲官的苦悶和對現狀的強烈不滿。是時秦檜專權，排斥和打擊異己，粉飾太平。這種所謂的太平景象，在詞人的作品中也有描述，如勝勝慢：「此日西湖真境，聖治中興。直須聽歌按舞，任流香滿酌杯深。最好是，賀豐年天下太平。」又鷓鴣天：「穿繡陌，踏香塵，滿城沈醉管弦聲。如今遠客休惆悵，飽向皇都見太平。」揭示了南宋君臣醉生夢死、偏安江南的現實，而詞人的惆悵不滿之情，亦流露言外。這在水調歌頭對月有感一詞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天宇著垂象，日月共回旋。因何明月，偏被指點古來傳。浪語修成七寶，謾說霓裳九奏，阿姊最婬娟。憤激書青奏，伏願聽臣言。

白榆邊。深鎖廣寒宮殿，不許姮娥歌舞，按次守星躔。永使無虧缺，長對日團圓。

作者對時政有着清醒的認識，君主闇弱，羣小跋扈，欲「永使無虧缺，長對日團圓」的理想是難以奏效的。儘管詞人有憤激之情，負雄懷大志，也是無濟於事的。到頭來反落了個「專立異論」的罪名，被罷官免職。

致仕歸隱後，朱敦儒基本上生活在嘉興嚴整。現存大部分詞作都創作於這一時期。詞中描述了歸隱的樂趣，如沁園春辭會云：

巖扃舊菊猶存，更松偃梅疏新種成。愛淨窗明几，焚香燕坐；閒調綠綺，默誦黃庭。蓮社輕輿，雪溪小櫂，有興何妨尋弟兄。如今且，趁花迷酒困，心迹雙清。

這種生活情態，在宋人的著述中也有記載。如宋詩紀事引澄懷錄云：「陸放翁云：『朱希真居嘉禾，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間起。頃之，櫂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簾間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簾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二)回歸自然、超然物外，求得一種與天地精神獨往來的心態，在幾首好事近漁父詞中得到全面的體現，略舉數篇於左：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活計綠蓑青笠，慣披霜衝雪。
晚來風定釣絲閑，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

漁父長身來，只共釣竿相識。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跡。
蘆花開落任浮生，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

猛向這邊來，得箇音信端的。天與一輪釣綫，領煙波千億。
紅塵今古轉船頭，鷗鷺已陳迹。不受世間拘束，任東西南北。

物外之感，自適其適；看破紅塵，求得心理的安逸和順。然而，這種平靜的生活情態却因晚節依違而失去平衡，詞人的悔恨心理異常濃烈，其結果是否定一切，冷漠事事。正如詞云：

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接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

休說古往今來，乃翁心裏，沒計許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懶共賢爭，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

脫與猓底。念奴嬌

又如「人已老，事皆非，花前不飲淚沾衣。如今但欲關門睡，一任梅花作雪飛」。鷓鴣天、「瘦仙人，窮活計。不養丹砂，不肯參同契。兩頓家飧三覺睡。閉著門兒，不管人閒事」。蘇幕遮、「解散羈縻休繫絆，把從前一筆句斷」。鼓笛令，否定儒、釋、道，亦即對歷史文化的否定，對人生和世事的看透及徹悟。這種反省反思，虛無否定，且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三

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自序云：「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現今所知，南宋被稱「體」者是爲數不多的，如易安體、稼軒體、樵歌體等。^{（三）}既稱得上是一種詞體，則說明他們的創作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是一種成熟穩定詞風的體現。而樵歌體的最大特點就是清雋婉麗，流暢諧緩。這一特點貫穿他詞作的各個階段。南渡前，朱敦儒就有「落

中八俊」之一的「詞俊」（三）之譽。如果說南渡前他的詞作尚有浮艷濃麗的一面，南渡後則多自然意趣，尤其是歸隱後的作品清新飄逸，丰韻天成，是獨具魅力的。

其次，樵歌諸作多以禪理佛語入詞，表現出禪趣或禪味，也是一個顯著特色。宋朝文人士大夫學禪，習禪大有人在，從文人墨客到道學家，從官吏到庶民，多染此風。而宋代禪宗語錄盛行，其結果直接影響到詩、詞、文的創作，口語化、語錄體、議論化在所難免。樵歌也不例外，如「古人漫爾說西東，何似自家識取賣油翁」（風蝶令），「幾時微步不生塵，來作維摩方丈散花人」（南歌子），「虛空無礙，你自癡迷不自在」（減字木蘭花）等；又如：

信取虛空無一物，個中著甚商量。風頭緊後白雲忙。風元無去住，雲自沒行藏。

莫聽

古人閑語話，終歸失馬亡羊。自家腸肚自端詳。一齊都打碎，放出大圓光。（臨江仙）

有何不可，依舊一枚閒底我。飯飽茶香，瞌睡之時便上牀。百般經過，且喜青鞵蹋不破。

小院低窗，桃李花開春晝長。（減字木蘭花）

無不說明隨緣任運、自在自得、認識自我本來面目、以求圓滿的禪機名理。這種意趣在客觀上豐富了詞作的表達方式，使詞的風格趨於隨意自然；當然，也不免流於議論化、口語化。

復次，關於朱敦儒詞作的散文化、議論化問題。以詩爲詞，以文爲詞，以議論爲詞，是蘇軾首大聲勢、新天下耳目的，而蘇軾在詞創作領域開闢的新天地，却因其詩文被禁而削弱了影

響。況且蘇門弟子對蘇詞創作的新技术也不以為然，加上北宋末以周邦彥為代表的格律詞盛行，使得由蘇軾開闢的新天地少有人問津。朱敦儒却能從中吸取所需，為己所用。他同蘇軾一樣，有時也不守格律，又用經史子諸書中語入詞，如「此生老矣，除非春夢，重到東周」，「悲歌醉舞，九人而已」，「鵲橋仙」、「都齊醉也，說甚是和非」，「秦山溪」等等，形成明顯的散文化現象。而更突出的是講道理、發議論，這在樵歌中俯拾即是，其受以禪理入詞影響固然是一方面，前文已論及；但主要的還是與詞人好論理有關。如憶帝京一首：

元來老子曾垂教，挫銳和光為妙。因甚不聽他，強要爭工巧。只為忒惺惺，惹盡閒煩惱。

你但莫多愁早老，你但且不分不曉。第一隨風便倒拖，第二君言亦大好。管取沒人嫌，便總道，先生俏。

其語體化、散文化固不待言，就其內容來看，簡直就是對道德經的注解與闡發。

最後，樵歌中有不少詞作整首均以比喻體表現出來，如卜算子「旅雁向南飛」、水調歌頭對月有感，前文已提及；又如鵲橋仙云：

攜琴寄鶴，辭山別水，乘興隨雲做客。囊中欲試紫金丹，待點化、鸞紅鳳碧。誰知到

此，玉梯無路，天上難通信息。不如卻趁白雲歸，免誤使、山英掃迹。

其與水調歌頭對月有感一樣，均以喻體表達自己的理想願望，反映對現實的不滿。這種喻體形

式的頻繁出現，與宋代文字獄不無關係。

四

最後就朱敦儒詞爲歷朝詞選入選的情況作個簡要說明：

宋人選本：曾慥樂府雅詞十九首〔五〕、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首、何士信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四首〔五〕、趙聞禮陽春白雪二首、黃大輿梅苑一首及類編草堂詩餘八首。其中以樂府雅詞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爲代表，入選詞作主要有二類：一是傷時憫亂的，如柳梢青「狂蹤浪迹」，采桑子「彭浪磯、水龍吟」，放船千里凌波去等；一是反映人生如夢、自適其適的，以西江月「世事短如春夢」和「日日深杯酒滿」、鷓鴣天「檢盡曆頭冬又殘」等爲代表。這些作品的現實性還是較強的。

明人選本：茅映詞的四首、卓珂月古今詞統八首、陳耀文花草粹編四十五首、沈際飛等草堂詩餘四集十八首、潘游龍古今詩餘醉十三首、繡溪逸史彙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八首、吳承恩花草新編（殘）三首、陸雲龍詞薈二首、楊慎百琲明珠一首以及諸種草堂詩餘評箋本，如田一雋草堂詩餘評林八首、吳從先草堂詩餘雋九首、李謹新刊古今名賢草堂詩餘五首、顧從敬類選箋釋

草堂詩餘九首、錢允治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八首、楊慎批點草堂詩餘九首、楊金刊本草堂詩餘六首等。其中以古今詩餘醉、草堂詩餘四集、花草粹編、古今詞統、彙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等爲代表，入選詞作與宋人大致相同，凡宋人選本入選的均見諸明人選本，數量自然比宋人又多了些。不僅入選詞內容相同，且評語也大多祖述宋人。如西江月二首，黃昇評曰：「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沈際飛評云「二詞一意，是病熱中清涼散，毋忽其淺率」，潘游龍評第一首云「詞雖淺率，正可貶世」，評第二首云「喚醒古今人」，其承襲之迹很明顯。

清代選本，朱彝尊詞綜十一首、宋慶長詞苑十九首、張惠言詞選五首、王奕清等御選歷代詩餘二十四首、陳廷焯詞則九首和雲韶集十三首、蔣方增浮筠山館詞鈔六首、葉申薌天籟軒詞選十三首、沈時棟古今詞選二首、吳綺程洪記紅集三首、趙式古今別腸詞選二首、許昂霄晴雪雅詞二首、夏秉衡清綺軒詞選一首、樊增祥微雲榭詞選一首、黃蘇蓼園詞選四首、汪森撰辰集一首等。其中以詞綜、詞選、詞苑、詞則、雲韶集、天籟軒詞選等爲代表，除詞苑、天籟軒詞選等選入朱氏一些憫時傷亂之作外，清人選本較前代有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就是那些反映忘情世事、超然物外的詞作，一時成了選家們垂青的對象。這以數首好事近漁父詞爲代表，而這類詞在宋明人選本中是不見的，在清人選本中却或四首、或五首、或六首不等，且深爲選家們品評激賞。究其原因，蓋「漁父」形象本身便是明哲保身、全身遠害的代名詞，其淵源久遠，早在楚辭及莊子中

便已奠定了基調，後又爲歷代文人士大夫所反復歌吟。至宋代，詞人改作或和張志和 南歌子 漁父詞蔚然成風，如黃庭堅、蘇軾、徐師川等，朱敦儒也有詞浣溪沙 玄真子有漁父詞爲添作，但這些多限於理念化的吟咏。若朱氏數首好事近漁父詞，則融己與漁父爲一體，反映了文人士夫不得志時轉而嘯傲山水、放浪形骸，尋求自我的世界而獨善其身，因而易於產生共鳴。正如陳廷焯評云：「希真 漁父諸篇，清絕、高絕，真乃看破紅塵，煙波釣徒之流亞也」〔古〕。

近、現代選本：王國運 湘綺樓絕妙好詞選一首、梁令嫻 藝蘅館詞選五首、王官壽 宋詞鈔七首、歐陽格 施詞品甲一首和詞品乙四十首、劉永濟 誦帚堪詞選二十二首、胡適 詞選三十首、秦選之評註詞比三首、胡雲翼 宋詞選二十五首〔古〕、龍榆生 唐宋名家詞選十四首、吳梅 詞選二十三首以及俞平伯 唐宋词選釋二首等。上述選本中入選的詞作內容更爲豐富多樣，但仍偏重其晚期詞作，即表現朱氏閑情逸志、超凡脫俗的作品。這在歐陽格施的選本中表現得尤爲突出。詞品乙自敘云：「詞品甲語悲歌慷慨，建國以不受爾汝之怨，氣不和順不能怨。詞品乙語清淨幽閑，非相違也，而相從也，不嫻斯意，不能讀是詞也。」按詞品甲選於民國二十二年，時值日軍入侵、民族存亡之際，故所選之詞多「語悲歌慷慨」，這樣，朱敦儒詞只入選了一首，即相見歡「金陵城上西樓」。而詞品乙選於民國三十一年，選者以爲「建國」（指民國政府）時，當以「和順」爲貴，故所選之詞「語清淨幽閑」，這樣，朱氏詞作中表現閑情逸志、自適其樂的成爲入選的主要對象，

以至於詞品乙共選詞一百二十七首，朱氏詞獨占四十首。

從上文概述中知歷代詞選本入選情況主要形成兩類，宋明選家選評基本相同，清代和近、現代選家選評大致相同，而現代選家更注意選入朱敦儒各不同階段的詞作，注重體現全面性、多樣性以及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較好者。

關於樵歌版本流傳情況，詳見附錄二。本書以王鵬運四印齋刻本爲底本，校以范氏天一閣藏唐宋名賢百家詞本（二）、宛委別藏本、清張蓉鏡藏鈔本（簡稱張本）、清劉繼增購藏舊鈔本（簡稱劉本）、古梅里許氏聽香仙館刻本和疆村叢書本。又參校以宋元明清等詞選本以及欽定詞譜、詞律等，旁及全芳備祖、翰墨全書、詩淵、廣羣芳譜和宋人筆記小說等。在箋注中，盡可能以宋人說法加以印證，然囿於學識，其謬陋疏忽處難免，敬請先輩同仁指正。

在此書編著中，曾得到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郭平學友、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姚伯嶽同志和南京大學圖書館邱小剛同志的幫助，深表謝意。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垂青，此書得以忝居宋詞別集叢刊之列，又蒙曹明綱先生審核指教，衷心感謝。

鄧子勉

初稿於一九九四年，修訂於一九九六年六月。